


一部极具政治智慧的反腐巨著

罗晓◎著

纪委书记



一身正气，查脏肃贪开弓没有回头箭 两袖清风，鞠躬尽瘁半夜不怕鬼敲门

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

反腐败坚持全覆盖、无禁区、无上限，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

一部极具政治智慧的反腐巨著

纪委书记

罗晓◎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委书记 / 罗晓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集团, 2016.1

ISBN 978-7-5391-6497-7

I . ①纪… II . ①罗…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7130 号

纪委书记

罗 晓 著

责任编辑 张秋林 李一意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0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497-7

定 价 40.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5—101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 录

第一章

暗潮涌动，硬盘牵出惊天大案 /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北川市狮子县利益集团长期以来相互勾结，十分嚣张，经济发展几乎停滞。县委书记于清风上任后，力推改革治理，然而一番较量，却好像踢在了铁板上，收效甚微，根本撼不动他们。正在此时，鹰嘴镇派出所所长李思文侦查一起不起眼的偷盗案，歪打正着，得到一个小硬盘，居然详细记录着鹰嘴镇镇长王治江等一伙人贪污受贿的证据。这下子捅了马蜂窝……

第二章

惊弓之鸟，千方百计销赃灭迹 / 31

鹰嘴镇党委书记李保国得知消息后，仿佛惊弓之鸟，既惶恐害怕又怒火中烧，十分担心他们的腐败劣迹败露。更让他惶恐不安的是市委书记徐建国即将来狮子县考察，万一让李思文趁机将那个硬盘递上去，铁证如山，他们全都得玩完。不行！绝不能坐以待毙，绝不能让李思文见到徐建国，李保国咬牙切齿，吩咐手下，不惜一切代价控制李思文！

第三章

丧心病狂，光天化日绑架证人 / 60

逃出虎口的李思文直奔县纪委，向纪委书记唐明华提交了鹰嘴镇党委书记李保国一伙人的贪腐证据。一直想配合于清风整顿党风的唐明华震惊之余大为振奋。正当他准备采取行动时，没想到李保国等人竟然当着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等上级领导

的面，将李思文裹挟而去。犯罪分子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狮子县的反腐败斗争已趋白热化，唐明华心中明白，他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四章

重拳出击，丢卒保车杀人灭口 / 71

李保国等人拼死一搏绑架李思文，令于清风雷霆震怒：腐败分子胆大包天，无视党纪国法，公然挑战县委反腐败的决心和底线。他紧急召开常委会，与纪委书记唐明华联手采取行动，决定立即逮捕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然而，令于清风和唐明华想不到的是：一场意外的车祸，将查案人员和涉案人员全部葬身山谷！他们怀疑，难道有更大的势力在背后操控，为了斩断牵连，丢卒保车，从而暗中做了手脚，杀人灭口？

第五章

形势严峻，火线提拔冲锋陷阵 / 105

鹰嘴镇涉案人员的飞来横祸，让于清风清楚地意识到狮子县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整个狮子县仿佛笼罩着一张“黑网”，“黑网”不破，狮子县的改革发展都是空谈。要破“黑网”就需要战士，他想到了李思文，这个小伙子一身正气，敢于斗争，鉴于狮子县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就需要像他这样能冲锋陷阵的战士。经过一番组织考察，李思文被任命为县委办公室第一副主任，算得上是火线提拔。

第六章

风口浪尖，两大阵营生死搏杀 / 138

虽然于清风向他分析形势，交代任务，李思文也知道自己担子很重，责任重大，但还是没有料到自己正站在两大阵营生死搏杀的最前线。上班不久，信访办转来多封举报信，矛头直指县首富黄仕福等人所谓的南新区征地项目。李思文决心查一查这件事情。可他实在没料到水这么深，黄仕福等人所谓的征地项目，不过是他们骗取政府补偿金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

第七章

黑云压城，双管齐下软硬兼施 / 171

更令李思文没料到是，黄仕福他们迅速反击，手段那么凶狠和卑鄙。忠厚善良的二叔李广生不知是陷阱，居然受托在送给李思文的日常小礼品中私下塞了十万现金。第二天李思文刚上班，就接到县长谢学会打来电话，严厉指责李思文刻意刁难投资商，导致以黄仕福为首的两家大公司以退出狮子县投资威胁县政府。接着，举报李思文收受十万贿赂的举报电话打进了县委书记办公室。

第八章

出谋划策，猛虎掏心以攻代守 / 206

黄仕福等人并不知道李思文心中有数，早有准备，十万现金当时就上缴给了县纪委。他们的举报，无非是一场陷害，跳梁小丑的表演而已。关键时刻，纪委书记唐明华站出来力挺李思文，还他公正。紧跟着，唐明华又出谋划策，让李思文去抓捕征地项目的关键证人、笔架山村主任严文明。李思文心中豁然开朗，这一招叫做猛虎掏心，只有抓住关键证人，才能化被动为主动，置对手于死地。

第九章

内贼难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217

公安局副局长刘正东和李思文亦师亦友，他一直觉得公安局有内贼，和利益集团暗中勾结，严文明先是闻风而逃，事后又突然自首，好像踩着鼓点起舞，正好印证了这点。刘正东正寻思着提醒李思文，不料消息传来，说李思文独自一人赶去处理酒神窖酒厂职工聚众闹事，正和歹徒搏斗。刘正东立即赶往现场，发现李思文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第十章

临危受命，群狼环伺放手一搏 / 242

酒神窖酒厂是狮子县的国有大厂，员工过万，年税数亿，但近年来因上下勾结、蚕食鲸吞，导致连年亏损，资不抵债，岌岌可危。腐败问题严重干扰了经济发

展，成了于清风的一块心病。在即将调任北川市之前，于清风左思右想，与唐明华商量，决定将李思文调去酒神窖酒厂担任纪委书记。于清风当然知道这是一步险棋，酒厂群狼环伺，李思文狼窝捕狼，能否成功，他心里真的没底。

第十一章

辣手肃贪，杀气腾腾开铡立威 / 278

纪检小组强势进驻酒厂，厂长钱克暗自冷笑，他早已未雨绸缪：首先煽动职工闹事，声东击西，让清查不了了之；其次，威逼利诱查案人员，让纪委知难而退，大家相安无事；最后还是压不下来的话，那就只好鱼死网破了。可惜他想破脑袋也没想到，李思文根本不吃他那一套，在就职大会上就举起了铡刀，宣布双规粮食采购科科长卢洪亮，当场抓人。杀气腾腾的李思文令钱克不寒而栗。

第十二章

刨根挖底，狗急跳墙疯狂反扑 / 313

在李思文的领导下，纪检小组连番出手，抓人，封账，查库，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污泥浊水。钱克刚开始还不以为然，这种阵仗他见多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想不到李思文这次是动真格的，钱克后悔不迭。更令他叫苦连天的是，他那不知深浅的儿子钱大卫竟然霸王硬上弓，带人强行封堵酒厂，烧毁账册，在争抢中甚至打伤了纪委办案人员。儿子闯下如此大祸，他不得不去搬救兵了。

第一章 暗潮涌动，硬盘 牵出惊天大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北川市狮子县利益集团长期以来相互勾结，十分嚣张，经济发展几乎停滞。县委书记于清风上任后，力推改革治理，然而一番较量，却好像踢在了铁板上，收效甚微，根本撼不动他们。正在此时，鹰嘴镇派出所所长李思文侦查一起不起眼的偷盗案，歪打正着，得到一个小硬盘，居然详细记录着鹰嘴镇镇长王治江等一伙人贪污受贿的证据。这下子捅了马蜂窝……

“鹰嘴镇原来的治安情况大家都是清楚的，四年前在全县十三个乡镇中排名倒数第一。但今年，我们的治安良好，排名是全县第一，这是我们鹰嘴镇派出所八个民警和六个治安辅警全体努力的成果，我祝贺你们！”

鹰嘴镇派出所所长李思文在所内的庆祝会上话锋一转，又说道：“但是，我们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拿什么名次我并不是太在意，我在意的是我们能不能让鹰嘴镇的百姓都过上日不关门夜不闭户的放心生活！”

李思文话音才落，坐在他下首的民警宋大全就使劲地拍起手来：“说得好，老大，我发现你很有口才啊，都说得我快流眼泪了，哈哈……”

李思文笑道：“你给我严肃点儿，好了好了，既然得了奖，我这个所

长也不好意思不表示，今晚我请客，地点是……”

没等李思文说出来，负责户籍窗口办理工作的，才来派出所工作一年的女孩张妍抢着说道：“地点是你家，李所，我们都知道！”

李思文哈哈笑道：“行啊，你们都了解我了。”

在所里，李思文经常请所里下属同事吃饭，但都是在他家里，理由就是自己买菜做便宜，分量又足，实惠！

李思文是全县最年轻的派出所所长，今年二十六，十八岁当兵，二十二岁从部队转业回来做了个普通民警，从普通民警到副所长，再到所长，李思文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三年前他任副所长的时候，鹰嘴镇的治安是全县倒数第一，好多年都这样。在他任副所长的时候，所长刘有德得了重病，去省城医治，鹰嘴镇派出所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是李思文主持了。

也就是那一年，李思文把鹰嘴镇的治安状况从全县倒数第一硬生生提升到了全县第四，也正是因为这个成绩，让他从副所长转成了正职。

今天确实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不过李思文又吩咐着：“庆祝归庆祝，我们的工作不同于其他，下班后胡东在派出所值勤，我和大全巡逻，长顺和大学吃完后来替换我们，李治到派出所接替胡东。”

派出所一共有八个正式编制，所长李思文，副所长郑长顺，民警宋大全、胡东、李治、刘大学，两个做文职工作的女警蒋春芳和张妍。

“啵当！”

李思文正在安排晚上聚餐时的工作，猛的一声响，会议室的门陡然被推开，三个身穿深色西服套装的男子表情严肃地走了进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竟敢擅闯我们派出所的会议室？”副所长郑长顺首先出声呵斥三个闯进来的陌生男子。

李思文见这三个人表情严肃，脸上气势“逼人”，不太像普通百姓，当即沉声问道：“你们有什么事？”

领头的陌生男子大概有三十来岁，盯着李思文取出一个工作牌亮了一下，说：“谁是李思文？我是狮子县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朱明宣，我们收到鹰嘴镇政府干部的实名检举信以及县公安局移交的贪污贿赂案子，李思文涉嫌贪污受贿，请配合我们到检察院协助调查！”

“什么？检察院的？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办公室里的人都惊呆了，民警宋大全第一个跳起来质问朱明宣，声色俱厉：“说谁贪腐我都不管，你们说李所贪腐绝无可能，我可以拿人格担保！”

“是啊，我也可以担保……”

“我也可以担保！”

……

会议室里其他人接二连三地说要为李思文担保，朱明宣依然毫无表情地说道：“谁担保都没用，只有接受我们检察机关的查证才行，我们既不会错抓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违法违纪分子，在国法面前，任何人都没有私情可讲！”

“老郑，大全，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李思文一摆手，制止了下属们，然后对朱明宣平静地说：“我就是李思文。行，我跟你们去检察院，不过我要跟上级汇报一下情况！”

“不用！”朱明宣一摆手，“我有检察院反贪局吴局长的批令，吴局长已经知会了县公安局的陈局长和你们镇的李保国书记。”

李思文心一沉，有一种不好的感觉，眼看郑长顺几个人想出手制止朱明宣，赶紧说道：“长顺，大全，有句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斜’，放心吧，我没事。我不在你们也要照常处理所里的事情。”

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李思文话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很清楚，事情只怕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朱明宣向身后的同事招了招手，两个同事上前，掏出亮晃晃的手铐

当场给李思文铐上了，随即带出了会议室。

郑长顺等下属眼睁睁瞧着李思文被朱明宣等人带上车，车子呼啸而去，七八个人都呆在了当场，无法相信眼前这场变故。

朱明宣三个人开的是一辆福克斯，朱明宣亲自开车，另两个人坐在后排，一左一右把李思文夹在中间。

上车后，三个人一句话都不说，李思文笑了笑说：“朱同志，刚才在所里我没明说，是不想跟你们起冲突，我是乡镇派出所的所长，被人举报这种捕风捉影的事，你们就兴师动众到所里把我带走，这符合规定么？你们就不怕这人好抓不好放？”

朱明宣头也没回，冷笑着：“嘿嘿，李所长，你也不用拿话激我，没有用，合不合规定自然由领导说了算，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李思文也嘿嘿一笑，打算来个以不变应万变。他听出朱明宣话里有“警告”的意思，也露一点儿他背后有“人”的意思。

鹰嘴镇离狮子县城有三十五公里，清一色的柏油路，李思文看了下窗外太阳的位置，大概是下午三点多的样子，按时间推算，傍晚的时候，他李思文怕是会迎来第一波“审讯”。

开车到城里只要二十多分钟，朱明宣开得很快，一直在七十码以上，大约二十分钟就到了县城。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李思文看朱明宣进城后去的方向并不是县检察院那条街，而是相反的西面，当即摇了摇手铐问。

“别动，老实点儿！”一左一右两个男子扭着李思文低声呵斥。

朱明宣开着车进了一个小区，最后在一栋别墅的院子里停了车，两个男子推推搡搡地把李思文弄下车，进了别墅后也没上楼，而是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装修得很好，有一个厅，里边还有一道门，朱明宣把门推开后，两个男子就把李思文推了进去，把他身上的手机搜走了，一句话不

说，关了门，“喀嚓”一声把门反锁上了。

李思文进去的时候瞄到门侧的墙壁上有电源开关，摸索着开了灯。

这是一间约有十六七个平方的房间，有一张床，房间内的装饰还算可以，只是没有窗户，还有一道门，李思文推开门看了看，门里是卫生间，也没有窗户。

他被软禁了！

李思文很奇怪，朱明宣等人好像一点儿都不着急“审问”他，那把他从会议室抓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想不明白，李思文握着门把手使劲扭了几下，门是从外边反锁的，扭也扭不动，这个地下室的装修显然是针对这种关押的，隔音效果特别好，隐隐听到外边房间有人在说话，不过就算把耳朵贴在门上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李思文仔细检查了一下房间和卫生间，没有窗户，出是出不去，手机又被没收了，与外界的联系彻底断了。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们这是非法囚禁！”知道对方不会理会，但李思文还是使劲拍了几下门，大声叫嚷着，试探对方会不会开门。

结果不管他怎么拍门怎么叫，对方毫不理睬，这让李思文很是奇怪。朱明宣等人既然摆明“逮捕”了他，为什么又不急着从他嘴里问出什么来？难道他们不想自己“妥协”？

说起“妥协”，李思文眉头紧皱，是因为那件事吗？

前几天抓了一个贼，本来抓个贼对派出所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事，那个贼偷了三十万现金，还有一些金银首饰，贼赃中还有一个样式精致的新款U盘，U盘金晃晃的像根金条，那个贼交代说，以为是金子才拿的。

那个贼交代的偷盗的位置，经李思文查证竟然是鹰嘴镇镇长王治江的家，但奇怪的是，王治江并没有报警，也没有别人报警。

李思文检查过U盘，有密码锁，没打开，但三十万现金和金银首饰却不是假的，那个贼肯定不是“虚假交代”，可王治江为什么不报警？

乡镇派出所名义上是受县公安局指挥领导，但实际上，乡镇派出所要协助乡镇政府的工作。这个案子涉及镇长王治江，王治江在行政级别上比他这个派出所所长高，也算是他的领导。如果纯粹是治安上的问题，他可以直接向县局领导汇报，但涉及镇长，李思文思虑良久，还是把这事向鹰嘴镇的一把手镇党委书记李保国汇报了。

李保国当时跟他说的话，李思文到现在还记得：“思文，你这事做得很对，我得表扬你，我们鹰嘴镇目前无论是经济还是治安情况都欣欣向荣，容不得污水泼上身。况且小偷的话也不能全信，这样吧，你先压着这个案子，我先约王镇长谈一谈。”

李思文当然不会不顾李保国的意思。他向李保国汇报后的那天晚上，王镇长就拎了两瓶茅台和两条黄鹤楼1916悄悄上门来找他“谈话”了。

李思文没喝过茅台，没抽过黄鹤楼1916这么贵的烟，但价码他是知道的，就王治江拎来的这几样，价钱就超过了五千块。

如果事情没有猫腻，平时一脸正经，高高在上的王镇长会拎这么贵重的礼品到他家里来悄悄说事？

李思文是个守规则的人，当时就拒绝了王镇长的礼物，并强调说：“王镇长，说事可以，但东西不能拿进屋，按法规按政策我该办的一定办，不该办的也绝不会办！”

王治江拎着礼物很不得色，半晌才阴阴地问他：“李所长，那你是不是‘合作’了哦？”

“符合政策法规的事我一定合作，这也是我的工作！”

李思文记得自己当时刚说完，王治江就黑着脸拎起礼物一声不响地走了。李思文也没放在心上，事隔两天，他就被“软禁”了。

往好方面想，是检察院真的接到举报办案，往坏的方面想，简直不

敢想了！

李思文静静地坐在床上，回想着事件的经过，越想越觉得其中大有蹊跷。他首先是向镇党委书记李保国汇报，然后就是镇长王治江上门谈“合作”，拒绝后就是“逮捕软禁”，这一连串的事情说明什么？

要说这些事与王治江毫无关联，傻子都不相信！但是这其中依然有一个疑点，那就是自己到底是触动了什么，才会导致这张“网”的反弹，难道是那批三十万的贼赃？一个镇长家里居然私藏数十万现金，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疑点，但是就凭这点，还不足以让对方采取这么迅速和激烈的手段吧？

还有一点李思文也想不通，朱明宣他们把自己弄到这儿来关着，既不着急“审问”，又不急着谈“合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因就必有果，想不出来原因，那是自己没想到点子上！

李思文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只是心里着急，躺着又哪里静得下来？没躺一会儿又爬了起来，在房间里仔细检查，看看有没有能逃出去的洞窗。

结果让李思文很失望，无论是墙壁还是地板，敲击后都是“咚咚”的实心的声音，显然是没有出口。

“要冷静，要冷静！”

李思文在心里对自己说着，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要冷静，以前在部队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曾经在边境丛林的一个隐秘地点躲藏了四天四夜，最终发现了敌方的秘密，完成了任务。冷静，思考，反击，本就是 he 最擅长的。

在洗手间里洗了把脸，感觉脑子清醒了许多，又对着镜子看了看，李思文看到了自己的无奈和憔悴。

不知道朱明宣代表的是要对付自己的利益圈子，还是检察院。如果是代表检察院调查案子，他如果暴力出逃，就是知法犯法，但如果是前

者，那说明朱明宣也是“网”里的一员，是某些人滥用职权，对他私自拘禁，这样的话，李思文的余地就大了。

要怎样才能确定朱明宣的动机呢？

李思文姐弟三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品行端正、踏实做人”，从部队转业做警察后，他更是把这八个字当成人生信条。

拒绝王镇长的时候，李思文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此时被软禁在地下室，他才隐隐感觉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

被困在这个地方，李思文犹如困兽一般，浑身不得劲儿，因为是“检察机关”抓捕，所以他也没敢反抗，不然以他的身手，朱明宣三个人是拿不住他的。

地下室里很热，待了一阵，李思文浑身是汗，想洗个澡，但手上的手铐没取掉，不方便，只好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把头淋湿。

湿透的头发让李思文感觉清凉，烦躁也减弱了些，扬起头，让发丝上的水珠顺着脖颈流到身上。

李思文无意间看到卫生间的天花板，心里忽然一动。

卫生间的天花板是铝扣，正中间镶着浴霸灯饰，地下室的卫生间里没有中央空调。

盯着浴霸发呆，李思文心里想，铝扣上面有多大的空间？

卫生间的顶部大约有两米，卧房的则有两米五左右，如果地下室的“顶”是装修掏过的，那上面是不是有一个空间？

想到这儿，李思文激动起来，虽然不能“拒捕”，但这里不是检察院，他被非法扣押了，现在逃出去并不算违法。逃出去才有机会找证据证明自己清白。

卫生间的顶是铝扣，李思文在边角处顶开一块，在灯光的衬托下，铝扣顶上的空间至少有一米。

李思文一喜，当即又扳开两片，抓着铝扣上边的龙骨爬上去。

卫生间顶部有透缝而入的光线，所以隐隐能看清里面的结构，虽然下边的厅和房间分隔开来，但上面却是一个整体空间。

李思文沿着龙骨慢慢爬过去，很小心，动作大了就会有响声，而且上面还有很多蜘蛛网似的暗线。

爬到厅的上方，李思文隐隐听到下边有说话声，当即停下来仔细倾听，听到“李思文”“巡查”“名单”几个词，犹豫了一下，忍不住想听得更清楚些，他努力镇定下来，平缓地呼吸了几下之后，这才小心翼翼地伸手把扣板扒开了点儿小缝。

灯光透进来，李思文瞧得清楚，下边的沙发上坐着的三个人，正是朱明宣和两个下属，三个人一边打牌一边聊天，中间的玻璃茶几上摆了几罐开了口的啤酒。

“一对A。”朱明宣扔了两张扑克牌到茶几上，然后说：“李勇，小黄，我们这两天可不能松懈，得把李思文死死地按在这儿，明天北川市市委书记徐建国会来我们狮子县视察工作，上头可是交代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不能出任何纰漏，这小子就是个‘定时炸弹’，可别让他在这个时候爆了。”

“李思文算哪棵葱，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搞清廉那一套？活该他倒霉！”

“可别小瞧了他，咱们上头对李思文十分重视，说他有能力，就是脑袋一根筋，原本想拉他过来，咱们圈子缺他这样有真本事的人，奈何李思文不识抬举……”

朱明宣一边出牌一边说。

刚刚说话的李勇又问：“朱科，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不能给李思文加点‘料’，让他吐点‘证据’出来？”

朱明宣摇头道：“嘿嘿，你们两个也不想一下，李思文是干什么的，再说了，这家伙可是个真正的廉吏，清白得很，我们跟他玩那一套有用

吗？上头交代过了，将他困在这里就行了，至于证据，岳飞那么硬骨头的人不也被‘安’上了‘莫须有’这个罪名吗？”

李勇和小黄“哈哈”地笑了起来。

“四个二，一对王，九个炸，给钱给钱，一人五十！”朱明宣得意地把手里的几张扑克牌亮出去，勾着手指叫李勇和小黄给钱。

小黄懊恼地摸着头说：“哎哟，我出错了……我该这么出……”

朱明宣笑道：“你要出对了，我怎么赢钱？嘿嘿，都说了斗地主是脑力活儿，你们两个家伙要赢得了我，这个科长的位置哪还轮得到我，哈哈，给钱给钱！”

李勇和小黄一边嘀咕一边给钱。

小黄给了五十块钱后又瞄了瞄里间的门，说：“朱科，李思文之前在里边闹腾得凶，现在忽然安静了，是不是在搞什么小动作？”

朱明宣似笑非笑地说：“小黄，才说你这脑子，唉，你也不想一想，这是地下室，李思文要出去，我们这儿是他的必经之地，无论如何他都逃不出去，你只管把心放肚子里！”

小黄尴尬地笑了笑，讪讪地回答：“也是哦，我这脑子，嘿嘿，难怪我做不了科长。朱科，等我做得了科长的时候，只怕你已经是反贪局一把手了……”

“哈哈……”朱明宣得意地笑了起来，明知小黄是拍马屁，但着实受用，双手利索地洗了扑克，然后发牌，正发着牌，兜里的手机忽然响了。

朱明宣腾出一只手把手机拿出来，瞄到手机屏幕上的来电显示，当即伸指在唇上“嘘”了一声，示意安静，然后才站起来走到角落接听电话。

“喂，陈副书记吗？……呵呵，是我，您放心，我们一定严密看守，什么？还有个U盘名单没找到？家里和办公室都没找到吗？我们之前搜过李思文的身，除了手机和几百块钱没别的……好好好，我们会严守这